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当我父母得知居住了半个多世纪的老屋已被列入拆迁名单并予以公示时,不仅感到措手不及,而且内心充满了焦虑和不舍。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的需要,许多老旧房屋不断被拆迁。对大部分老百姓来说,他们很希望拆迁,甚至是梦寐以求。因为他们既迫切地希望能改善居住条件,但又缺少经济能力,拆迁无疑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但对我年近90岁高龄的父母来说就不是这样了。他们在这老屋里住了大半辈子,对老屋充满了感情,现在说拆就拆,一下子接受不了,而且年纪已大,身心已经不住折腾了。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们家搬入如今要拆迁的老屋以来,父母可谓历尽艰辛,从吃住烧不分的筒子房,先经不断地维修排危,到后来的原址翻建除险,再到前些年的装璜升级,使卧室、厨房、餐厅、卫生间等功能分开,设施完备,适合养老。在这漫长的不断改造优化的几十年中,父母曾为购置砖瓦木材、水泥沙石等,托关系找人批条子,也曾因屋后邻居在我家屋后墙上打洞搭建违章建筑产生矛盾,差点对簿公堂。天井里,父母种植了腊梅、月季等花草树木,他们浇水施肥,精心伺弄,才使得花开四季、庭院飘香。如今一旦拆迁,这一切都将不复存在,他们心里怎么舍得放弃呢?

父母退休后,我们兄妹四人都相继成家,搬出去住,老屋里只剩他们二老住着。父亲身体一直很好,既无血压、血脂、血糖这“三高”,也无腰酸背痛。平日里,父亲除注重自我保养外,还悉心照顾身体一直不好的母亲。父亲每天生活很有规律,上午外出散步约一小时,晚上必看中央台新闻。其余的时间大部分是每日不约而同地与几位老街坊、老兄弟坐到邻居的小商店内聊天,无话不谈,上到国家大事,下到某某生病住院、话费降了、房价涨了……如果某人两天看不到,大家就猜测,可能是与儿子外出旅游或是带孙子去了。老友们要是谁过生日,都必须聚一下,热闹热闹喝两杯。父亲每次回家都拣些从街坊邻居那儿听来的“小道消息”转告给母亲。我们子女每次回家也都爱分享父母传达给我们的各种奇闻逸事。我们觉得,只要父母开心快乐,就是我们做子女的最大幸福。老屋虽赶不上高楼大厦的新潮和敞亮,但却充满着我们儿时的憧憬和希望,飘荡着合家团聚时的欢声和笑语,洋溢着父母的慈爱和温馨。

如今,由于拆迁,这一切将成为历史。我们担心父母的这种安逸的生活状态可能将被彻底打破。随着拆迁办工作人员不断上门催促进展,父亲在屋内不停地往返进出、转悠并叹息,显得十分地心烦意乱。我们子女一边安慰父亲要保重身体,不要操心,一边抓紧在外面找房。

说到拆迁,近些年曾多次有工作人员上门调查与测绘,说不久这儿将拆,但事后都杳无音信。当这一次拆迁消息传来时,父亲并未在意,仍以为不一定拆,其内心寄希望如不拆最好。

后来,我们兄妹几人商议,将照顾父母、找房、与拆迁办商谈搬迁事宜等几件事进行分工。其中寻找二手房至关重要。按父亲的要求,房子的位置尽量不要离老屋太远,面积大约与住老屋差不多大小,但要有天井,阳光要好。

铜钱,古玩界称之为“古钱币”,“光绪”“大清”及“十文”等铜钱我们则称之为铜板,它是我们小时候的主要玩具之一。那时经常玩的是“滚铜板”。

滚铜板先要设置场地,有一块较为宽敞的平地即可。找两块砖,一块平放,一块搁之,形成一个斜坡,在距离砖台前方3—4米处划上一条横线。游戏开始,我们蹲在这个砖头斜坡后,用食指和拇指夹住铜板,把铜板的边沿在斜坡上一磕,铜板获得动能就滚动起来。谁的铜板滚到距离横线越近谁就是大头,依次根据铜板落地距离的远近划分大头、老二、老三……若铜板滚出线外叫“呆子”,“呆子”无权参加后面的活动。大头拾起铜板瞄准老二的铜板砸去,击中叫“响子”,击中目标后两个铜板之间距离小于一寸叫“离子”,小于一拃(张开的大拇指与中指或小指之间距离)叫“炸子”,击中目标为“响子”、“离子”、“炸子”的战利品等级有所不同,都可以继续向下一个目标进行击打,大于一拃的为失败,则由下一位继续进行。游戏的战利品可能是“洋画”,抑或是古钱币,也会赌钱的,大一点的孩子还会赌钱。

滚铜板用的是巧劲,用力过大过小都

不舍的老屋

□ 方爱建

经中介帮助,我们看了20多处二手房,最终相中了一处基本符合父亲要求的、不错的房子,父亲看了后也比较满意,于是决定购买。经与房主几次商谈后,三方约定两天后中午13时交定金签约。可两天后中午我在前往签约的路上接到房主的电话,声称要涨价,否则不卖了。其要求过分无理,且毫无诚信可言,因此遭到我的拒绝。后听中介讲,卖方得知我们是拆迁户,替父母养老急待购房,因而坐地涨价。我们虽拆迁搬家在即,但买房又不同于买白菜萝卜那么简单,急不得,更马虎不得。当下只有先租房过渡,好让父母的生活安定下来。搬家前一天,我们兄妹几个前去帮助做搬迁物件的装箱和打包工作。当我们看到物件太多时,便建议有些旧衣被、旧家具、旧杂物等就不要了。父亲听后沉默不语,母亲发话,说全部带走,一件不丢,因为这些都是他们多少年来一样一样逐渐添置下来的,怎么能随便就丢弃不要呢?打包时母亲亲自监督,一件件过目点数,装车时,她拄着拐杖坐在门口看着一袋袋一箱箱全部装上车才放心。在搬运时,因搬运工不小心碰破一只盆子,母亲唠叨可惜了一整天。

快要搬家结束时,有老邻居前来与我父母话别,他们夸父母为人热情心善,并说:“相处了几十年,不是亲人已胜似亲人。”父亲紧紧握住一个老友的双手不放,泪目相视,欲言又止。我们知道,父亲此刻内心对老街坊、老朋友、老房子充满不舍之情,一言难尽,不能自己。

搬入新租的屋子后,父母感到有诸多不适,不是嫌吃饭的地方小了,就是说需要换的衣服找不到。不是说白天的太阳没有原来老屋晒的时间长,就是嫌晚上睡觉的床好像比原来老屋的床矮了一些,电视机的位置放偏了。总之,搬到新地方后,父母白天吃不好饭,晚上睡不安觉,时时事事似乎都要与原来老屋比,怎么着都不习惯。

那段时间,我们兄妹几个轮流去陪伴和照顾父母,希望他们能慢慢适应新环境,以防生活上的不适引发身体上的不测。真是怕什么事来什么事,意外还是发生了。在搬到新地方后的第八天中午,父亲吃完午饭回房休息时,不慎摔倒在地不能起来。我们立即叫120急救车送去人民医院抢救,虽住院近四个月治疗,最终仍因治疗无效而离世。父亲的意外离世让我们全家人十分地悲痛和惋惜。母亲在父亲去世后精神失去依托,健康状况也每况愈下。尽管我们子女和保姆照顾得十分周到,但母亲仍怀念父亲在世时,他们夫妻恩爱有加,相知相伴了一辈子,这种情感是任何人无可替代的。

我父母都是有近70年党龄的国家公职人员,他们的一生相信党、感恩党,对于拆迁搬家自始至终都无半句怨言和要求。父亲在世时常说:“我们一辈子享的是共产党的福。”父亲住院期间,适逢扬州市委对党龄60年以上的老党员颁发漆器荣誉奖牌,父亲所在单位领导亲自将奖牌送到父亲病床前,让父亲感到莫大的荣幸。他接过奖牌无比激动,并嘱咐我们要替他好好保存,要珍惜这精神财富和无价之宝。

令父亲感到欣慰的是,他临终前得知,因我家老屋系晚清光绪年间建的“王氏宗祠”,市政府决定将其列为市级不可移动文物,不久将在原址东侧复建并对外开放。父亲高兴地说:“那太好了,我们家老屋要成为景点供游客参观,我们还有什么不舍呢?”

玩铜板

□ 姚维儒

不行,有时为了达到理想的位置,常将铜板斜向击撞砖头,让铜板在地面上来个弧线,恰到好处地落在最佳位置。别小看滚铜板,执铜板的手法及用力大小都大有名堂,要想在一个地方做常胜将军绝非一日之功。

玩铜板除了“滚”还有“砸”,即将两个铜板合在一起砸向地面,看谁的铜板飞得最远,下面的铜板一般就落在地面,而上面的铜板飞得很远,以飞出去的距离远近定输赢。有时铜板也会落到草或砖头堆里,寻找不到是常事。还有一种玩法,站立状手执铜板瞄准放置在砖头上的铜板,若击中并将之落地即为赢。也有些小伙伴,将砸铜板的距离拉远,数米外划一条线,距离砸铜板的台子越远,方显砸铜板的“英雄本领”。

在玩铜板的过程中,小伙伴们喜欢交换各自手里的铜板,于是大家手里都有了多少不等的各式铜板。但是这些铜板大多在“大跃进年代”进了废品收购站,进而进了熔炉了,在“文革”中丢失的铜板更不在少数。“文革”后开始了收藏热,我们今天当然不会再摸着屁股滚铜板了,铜板似乎已经成为“雅玩”。但是,也再找不到当年滚铜板时候的乐趣。

到底怎么了,除夕这一夜天总是不得亮的?平时一夜五更天,这一夜好像六更天、七更天甚至八更天、九更天了,自己使劲、强迫想把眼睛闭上,可眼睛珠子总是在眼眶里不停地打转转,一会儿就要偷偷睁开看看,可家中除了家神柜上香炉里的香火有亮点外,总是漆黑一片。

是夜里变长了?肯定不是,过了冬至后白昼一天天变长了,黑夜慢慢变短了。怎么正月初一晚上吃过晚饭一上了床倒下就睡,而且一觉还没睡醒就到了初二,天早已大亮,太阳晒到屁股了呢?

是除夕夜比初一夜变短了?肯定也不是,这两夜时间差不多。

小时候,家乡几乎每个孩子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和体验,我至今记忆犹新。那年代,从五六岁到十几岁,春节都是这样过来的,对于春节这个特别的节日,心里就是一个“盼”字。孩子们虽不懂得倒计时,可进入新年元旦后,尤其是进入腊月,总是天天掐指头算,到了除夕吃过年夜饭后,几乎没有哪个小孩子能睡得着。而到了上初级中学了,年龄也增长了几岁,懂得的东西也慢慢多了起来,再也不好意思与那些比自己小的孩子出去到各家各户门上拜年了。

农谚说,过了冬,长一葱;过了年,长块田。说的是从冬至后昼日时间开始变长,过了年以后,昼日又要比冬至后的长些。“一葱”有多长,“一块田”有多长,不知道。但天仍然黑得很早,过了八九点,夜就已经很深了。从上庙“辞年”到吃年夜饭敬菩萨,再到新年钟声敲响,头香抢着敬,炮仗连着放。在家乡,放了炮仗就说明敬了菩萨。孩子大了的人家,总是早早放好并早早安排孩子们睡觉。而孩子小的人家则先要哄他们睡觉,然后再放,何缘?敬了菩萨孩子是不能说不吉利话的。

我们家与庄上多数人家一样,平常很难保证天上半个月吃到一顿大米饭,更不用说是晚上。而家乡的习俗是,除夕这天晚饭必须要吃纯的大米饭,再穷也不放山芋、胡萝卜之类的代食品,而且要做几碗菜,条件好的人家能准备个“六大碗”,孩子们能不巴望过年?

父母在锅里烧六大碗,孩子们就围着灶台旁边转,口水不断往喉咙里咽,在忙

小时候的年味是从磨豆腐开始的。七不春,八不磨。无论大家小户,必须在腊月廿六前,磨一榨豆腐。一榨是多少?现在的小孩子不清楚了。老辈人告诉我们,一榨10斤、15斤黄豆不等,这个要看家里人口多少、来往客人多少而定。

我们家通常要做15斤,有时候逢到家里新年办事,还要多些。豆子是父母利用边角地开荒种的,自然舍得。前一天浸泡,盆啊桶啊都用上,不够还要跟邻居借,厨房、杂物间都转不开身,年的气味就来了。第二天,带几个芦苇捆,把豆子挑到磨坊,想省事,给些加工费就可以晚些时候去拿成品了。这接下来的过程,我是从外公那知道的。外公就是做豆腐的,他平常忙其他活路,只做过年那一阵子。我看过外公帮人做豆腐忙碌、喜悦的场景,芦苇秆在灶膛里火火燃着,大铁锅里的豆浆蒸腾着,这这边外晃动着房梁上吊下来的吊浆器具——十字木架下兜起巨大的纱包,锅里的豆浆大铜勺舀起就倒在这里面吊,渣滓留在里面,浆汁流到下面的缸里,点卤后,就可做豆腐、百叶。豆腐是豆浆倒到垫有纱布的深深的木模子里,压榨后划刀,四四方方、富富态态的。豆腐寓意财富,吉利。百叶是一层棉布一层浆,压榨也应该更大重量,揭百叶的时候,就像从白布上揭下一张纸,我很愿意给外公帮这个忙。百叶

前两天遇到一位陈姓朋友,他见我手上戴着一块老“上海”手表,问我这表佩戴了多少年。我讲这是我父亲买来给我的,算是送我二十岁的生日礼物。陈姓朋友听后说,如今这种表不多了,经历这么漫长的岁月,仍在不分日夜地运转,很不容易,估计现在应该值不少钱。

细想父亲当年为我买这块手表,用了一百二十元钱,是我半年的工资。那时改革开放刚开始,人们生活还不富裕,手里的钱都很少,许多人都舍不得买这种价位的,更不用说为一个刚工作不久的青年买。这表在当时是最贵的一种,那时国外进口的手表很少,商铺里根本见不到;偶有,也只是在侨汇商店里,凭外汇券购买,普通人望而

儿时巴过年

□ 刘金祥

菜的父母,便顺手捏上一块菜放到孩子嘴里,“去玩儿,马上回来吃夜饭,吃过早点睡,明天早晨还要拜年呢。”嘴里有块菜,孩子们总是高兴得又蹦又跳。我记得家里那时的六大碗是:红烧芋头或芋头羹、鲢鱼、黑鱼、豆腐烧猪血、红烧肉、肉圆,还有青菜豆腐汤。其意为,出门遇好人、新年行好运,年年有余,黑鱼读“贺余”,跃升之意,财气旺等,这样做就是为了富贵,“今年”(除夕)吃到“明年”(大年初一),初一中午、晚上甚至到初二吃的还是去年的陈饭、陈菜、陈汤,只要倒进锅里热一下就行了。这是上代传下来的,大年初一什么事都不做,就是吃了玩,玩了吃。这天妇女不做针线活,除了厨师,任何人是不用刀切菜的。

那年代,多数人家都有几个孩子,所以,正月初一天刚蒙蒙亮,孩子们便早早起来,巷口里到处是他们奔跑的身影。孩子们会不约而同集中到一起,到了哪家门口,抢着说“恭喜你发财”“恭喜你身体健康”等等吉利的话,这是大人们教的,孩子们争抢着说,拜到吃的东西,还要抓紧时间赶往下一家。

人多了,到了受拜年的人家就得排队,由主人一个个给年礼。还没到六七点,有些孩子的口袋就装得满满的,自己喜爱的铜板、钱、白果等留给自己,炒米、麻花、蚕豆、糖果之类的则送回家去,给父母用着“循环”,再给其他来家里拜年的孩子。

春节前,长辈们总是要给孩子们压岁钱,也就是一角、两角。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角钱是什么概念?可以买五包洋火(火柴)、四只烧饼,或劳动一天的报酬。然而,过去那年代,农村人家多数来说过年就等于过关。孩子们盼望,大人们发愁,有喜事的人家大多集中在春节期间,人情胜似火,躲到井里都没处躲。

儿时巴过年只是过去那个年代,盼望能在过年时自己添件新衣服、做双新鞋子、有顶新帽子,也盼有好的吃,有得玩,不要拾鸡屎、打猪草。而如今孩子也巴过年,但与过去迥然不同,他们巴的再也不是吃得好、要穿什么新衣服,或拜年能拜点蚕豆、花生、糖果,最大的愿望恐怕是,过年不要做作业、去各类兴趣班、补习班了。

寓意百业兴旺。这些都是过年餐桌上少不了的吉祥菜。

豆腐百叶做好了,农家几乎不用外出买菜了。豆腐可烧血子。杀年猪猪血不好卖不好

送人,留着自家吃,也是养到水盆里。拾两块豆腐,再带两块血子,坛子里再抓两根大咸菜,一道鲜美的豆腐咸菜烧血子,不近年关,怎能吃到?百叶卷子烧肉也是一绝呢,浓油赤酱,油水足,土猪香得要命,百叶卷子更是浸满油汁,两碗饭一眨眼就下去了。放心,此时离“年饱”还有一段日子呢,正是补膘的好时候。

我们老人家,还会把豆腐翻出花样来。豆腐圆子就是代表。四方的豆腐打碎,打得茸茸的,趁豆腐还热,用纱布裹着挤出水分,急不得,一把一把挤。挤好的放入白瓷盆里,放入葱蒜碎粒、生姜米、小虾米,生粉调匀,油盐酱醋调味,搅拌均匀后,顺时针和,和到抓一把豆腐不散,就可停止。接下来的步骤就简单了,手是最灵活的,一抓一把,两手转和,团成圆子,下油锅煎炸,双面焦黄就捞出,在盆子里堆放整齐,要吃时,再下锅深加工。豆腐圆子烧青菜,几乎是过年期间顿顿少不了的美食。木锅盖一掀,香气满屋。来拜年的亲戚留饭,不上烧豆腐圆子,会被问的。青菜烧豆腐圆子简直就是鱼肉荤腥中的一股清流,下酒、解酒,少一口不走。

却步。

那时父亲对我相当疼爱,我对父亲也非常敬重。从父亲身上我学会了做事精益求精,凡事从不马虎,对任何物品都珍惜有加,绝不浪费;做人更要谦虚、忠诚、厚道。

说到这表现在的价值,我笑道:这表在我手上是无价之宝,对别人而言,也许不值钱。如今我已年逾半百,算起来这表伴我度过了三十多年时光,它早已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戴着它,我遇事不敢延后、拖沓;做事不敢莽撞、大意,唯恐不小心,把它碰伤、损坏。对于表的爱护,转而变成了对自我的爱惜,更发展成为对一切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向往。

过年从做豆腐开始

□ 王晓

老手表

□ 陈忠明